

2006年

中国短篇小说精选

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

短篇小说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年
中国短篇小说精选

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6 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1

ISBN 7-5354-3422-3

I. 2...

II. 中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7140 号

责任编辑:高毫林 高田宏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枝江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张:23.25 插页:3

版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2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编选说明

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选，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中篇小说选（分上、下两卷）、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散文选、诗歌选、微型小说选和随笔选七种。每年一套，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雷达同志总负责，具体的分工是：

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
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
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
微型小说卷由郑允钦、张越和吴雁同志负责；
随笔卷由李东华同志负责。

中国作协创研部

目 录

尴尬风流	王 蒙 (1)
抬头老婆低头汉	冯骥才 (8)
丙戌六十年祭	阿 成 (24)
完碎	刘庆邦 (35)
穆桂英挂帅	谈 歌 (46)
乡土人物 (四篇)	韩少功 (63)
西街魂儿	迟子建 (72)
拾婴记	苏 童 (90)
知耻而后勇	张笑天 (104)
姊妹	魏 微 (111)
雪	尤凤伟 (127)
端午	王祥夫 (135)
小说二题	陈应松 (144)
河套	徐 岩 (157)
梅生	王 松 (172)
一片莽地	郭文斌 (182)

刘一腿	阿 宁 (196)
刀子	冯积岐 (207)
棋语·引征	储福金 (220)
劳动在1969年	何玉茹 (229)
碑	向本贵 (241)
天音	郭雪波 (256)
迷路的情书	钟求是 (267)
逛庙会	文清丽 (276)
恭请牢记	杨少衡 (287)
老步枪	董立勃 (302)
城里的好光景	曹多勇 (318)
喷雾器	张学东 (332)
小暖	白天光 (342)
莹莹	周 瑾 (358)

尴尬风流

王蒙

插 座

老王梦到了自己拿着一个电器的电源插头往移动插线板上插，插了半天。就是插不进去，不是这道缝窄了就是那个眼宽了，不是插线板质量太低就是插头不合标准。

什么电器呢？不详。什么插头呢？三相的还是两相的？英式大方棍还是德式圆柱？美式一大二小还是日式三小片？他也闹不明晰。什么插座呢？万能？并联？分别控制开关？带保险？他也看不清，反正既有插头也有插座，就是插不进去，通不成电。

老王气喘吁吁，心慌，虚汗，对了又对，瞄了又瞄，插了又插，就是进不去，灯也不亮。

累了一会儿，老王渐渐意识到，这不是真的吧？我怎么迷迷糊糊？我怎么东倒西歪？我怎么恍恍惚惚？我的胳膊怎么跟面条一样？莫不是一场梦？

……且慢，如果是梦？我能在梦中知晓吗？梦中认定是梦，那不就是双重梦幻了吗？梦中之梦，能是靠得住的吗？

然而，插座却因此一念而立竿见影，变软，变细，变形，变没，变得无形状、无刚性、无虚实、无大小长短了，插头也变得若有若无终于

什么都不存在了。

不但插头不存在，插座也不存在，电器与电线都不存在，老王也不存在，梦也不存在，不梦就更不存在了。

……此后，有慧根的老王分析，这大概是一种后现代的思潮吧，那么多电器，电脑电视电话电冰箱电烤箱电微波炉电切片机电榨汁机电吐斯（烤面包片）机电剃须刀电热水器电空调电保洁净（便后冲浴器）充电器更不要说古典的电灯泡了。浪费啊，罪恶啊，城乡差别啊，人成为物的奴隶啊。现代化的异化啊！

老王后来否定了这个思路，这个思路本身就太不人文太不民族太不中华太不全球化了。关键在于梦中知梦，知而不醒，梦中之梦，负负得正，梦与醒本无大异，梦与梦也不必相似相同。但是他老王虽愚钝，却还有几分灵异。灵异终于使坚硬的低质量的不合格的一切软化虚化蒸发消散啦！

在一次闲谈中说起此梦，多数听者哈哈大笑，并建议老王去男科挂专家门诊兼心理咨询号，使老王甚感沮丧，并产生仇视西方思潮的动机。

宠 物

老王养了一只宠物。

他为它专门到外资超级市场购买了宠物食品、宠物排使用的人造沙、宠物用窝穴用具、宠物用餐具、宠物用药品等，全部都是原装进口名牌。

它比我还强呢。老王想，有点儿不服气，并为自己嫉妒心用到了动物身上而惭愧。

越宠越觉可爱，越觉可爱越宠。老王爱听宠物的呻叫声音，爱摸宠物的皮毛，爱看宠物的小淘气的行止，爱看宠物进食的贪婪样子，爱与宠物逗弄着玩，互相追逐，互相恐吓乃至连宠物拉屎老王也在旁欣赏：看，它是多么爱清洁，自己拉完用沙埋好，然后自我洗脸……

在孩子们都长大了忙于生活工作的时候，在孙子们忙于做作业的时候，在原单位的人已经越来越不认得的时候，有了宠物，有了人类的忠

实伴侣，有了永远不会嫌你老嫌你啰嗦嫌你地位低嫌你路子不野的宠物，真是天赐幸福，天赐友人呀！

孩子们告诉父亲，在楼房里养宠物很麻烦，最好给宠物做阉割去势手术……老王断然拒绝，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干那缺德事！我是养朋友，不是养太监！

八个月后宠物发情，入夜就大闹。一开始宠物一闹老王便起床抚慰宠物，拍拍宠物的小脑袋，胡噜胡噜宠物的皮毛，甚至与宠物说点儿知心话：“小糊涂（这是老王给宠物起的名字，取难得糊涂之意），你闷得慌了吗？你想交朋友了吗？你想出去玩一玩吗？你也君子好逑了吗？你也有女怀春了吗？对不起，咱们这儿不行呀，咱们这儿是楼房呀，我要是让你出去你找不回来呀，外边坏人太多有吃宠物、扒宠物的毛皮卖钱的呀，你就和爷爷在一起，不要外出了吧，行不行？”

宠物发出类似哭泣的声音，低下了头，不闹了，老王感动得热泪盈眶。过了两天，宠物又闹起来了，又谈心，说服，晓以大义，踏实了两个小时，在老王睡得正香的时候，它又大闹不止，老王的神经受到很大刺激，他也不准备再睡了，陪宠物说话游玩，帮助宠物度过寂寞的青春苦闷时光。

然而，我实在帮不上忙啊。

然后宠物更加不安，老王陪它时没事，老王上床也没事，只要老王一睡着，宠物便哭天嚎地，怪叫怒吼，吓得老王夫妇哆哆嗦起来。

……老王忍痛打算向朋友转赠宠物，但条件是接受方不得给宠物做断子绝孙的手术，于是无人接受。

终于，在一个宠物惨叫的深夜，老王把宠物带出去，丢到了远处的一个公园里……回家以后，老王哭了，我有罪呀！我有罪呀！……我们的宠爱害了它呀！

母校的重要会议

老王被母校邀请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他忽然发现，过去大加挞伐的此校的前身，即1949年前的历史“包袱”，一下子变成了吹嘘的资本：什么旧政权的大人物啦，大富翁啦，嫁给外国人的名媛啦，一直坚持留

辫子的前清遗老啦，在国外提倡西化回国后抽上了大烟的启蒙主义先驱啦……谁谁在这里上过学，谁谁在这里任过教，谁谁对此校捐过钱，过去常称之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什么什么人物在这里讲过演、骂过革命，都被津津乐道了。看来世界万物有时候臭，有时候香，臭一阵，会变香，香一阵，会变臭，这就是历史啦。历史的香臭在变，历史本身还是那个尿样儿。

老王还参加了一个论坛，住的说是五星级宾馆，标准间房价一晚上198美元，说是一顿自助早餐是人民币120块再加服务费。说是宾馆里有游泳池和网球场和健身器材。说是这里理一次发要一百多，按摩一次就更吓死人了。收到一张纸的传真也要交几十块。

老王觉得幸福：没有什么人把传真发到他住的宾馆来，他也没有弱智到去理发或者按摩。

开会那一天来了许多大人物，有坐别克来的，有坐奥迪来的，有坐本田来的，有坐凌志来的，像是一次汽车博览会。据说还有人带着小蜜来了，可惜他老王只看得见一脸褶子的老汉，偏偏看不到小蜜。

开会那一天奏了乐，起了立，缅怀了亡者，介绍了嘉宾。

那天鼓了多次掌，凡是该鼓掌的地方与时间坎儿上都是掌声如雷。

那天他一直保持着灿烂的笑容。

老王记得领到了纪念品，价格不菲。

老王还记得宾馆的各种电器开关很多，花样也多，有扳柄的，有出溜键的，有脚踩的，有触摸一下就自动开关不止的……

此外，到底是开了个什么会，他一点儿也没记得。

吊 灯

闺女给老王买了一盏吊灯，很好看。

老王说，灯是好，但是灯泡太多，每个泡的瓦数太大，照得也太亮。一开灯，360瓦同步亮，太浪费了。

闺女笑，您这不都白内障了，左眼视力0.3，右眼视力0.35啦，就是省电省出来的。

老王反驳女儿的话，说是某某某压根不省电，也得白内障加青光眼

了。某某家光台灯就六个，现在干脆视网膜脱落了。还有一个某人这几年成了亿万富翁，这不，得了眼球癌了。

女儿说不争论不争论。您要是不怕现眼就另买一个小管日光灯用吧，这架吊灯咱们就供白天观赏。

老王想想，自己这一辈子也太抠搜了，就天天看着大吊灯，满足于自己的照明消费。

五个月后，坏了一个泡，开始，老王很愤怒，怎么这灯泡的质量这样差？后来一想，也好，先省下一个泡的电费再说。

……如此这般，六个灯泡瘪了五个啦，老王大喜，既有吊灯之美，又有节能之实。

从此，女儿要来的话，他只在白天接待，一说晚上来，老王就推脱：“不行啊，我现在是天一黑就怎么怎么了……”

说话快到阴历年三十了，老王觉得不好不让孩子们来，照明关难于过去了，他几经考虑，决定再买两个新泡，这样维持个半明，女儿不至于太挑眼。安装成三个有效灯泡后，老王又是不放心，经过学理与现实分析之后又加了一个新泡，六分天下有其四，厥执乎中，把中庸之道与西方的黄金分割结合，不偏不倚，又偏又倚，东方西方，传统时尚，全都占上，他还是很能进步的呀。

吊灯（续篇）

想不到儿女都了解老王，他们料事如神，过年前来的时候带上了新灯泡，不等天黑，先试吊灯，再换新泡，用全部新电灯泡与超级照明效果取代了老王的哲学思维与天才整合能力的巧妙安排。

老王笑了，撼山易，撼老王之习惯难。事在人为。还不是得听我的？

年后，老王买了一架铝合金折叠梯，他爬到高处，换下了两个好泡，用坏泡代替。再一思谋，你不仁就别怨我不义，他干脆再换下两个好泡，结果是六灯亮二，把比例掉一个个儿，人有一种胜利感，未老感，主事感，权威感。

老伴帮他扶着梯子，这时电话响了。老王嘱咐说：“小心点儿，我

去接电话了……”

听老伴的口气是女儿的电话，女儿好像在问爸爸在干什么，老王忙道：“别提灯泡的事……”

咕咚，老王从梯子上跌到地上。苦也，我的脊椎骨断了也！

老伴救援，又叫来了保姆。老王腰背疼痛了一回，慢慢动一动，似无大碍。一分钟后，站了起来。

奇迹呀，这把年纪结结实实摔了一跤，居然没有骨折。是我的钙多吗？是由于我吃别人不吃的干酪——芝士或“气死”吗？是我的摔姿正确、屁股与脊背同时着地吗？是由于我一辈子积德修好吗？是由于我忠诚老实谦虚谨慎吗？是神佛保佑，贵人显灵了吗？是阴差阳错、赶上点儿了吗？

他与老伴谈了不知多少次，共同感想是从此知足常乐，感恩八方，见人鞠躬，见佛烧香，称颂天地，一心向善，再无埋怨，再无牢骚，再无疾愤，再无贪欲，再无不平。

只是数月后，吊灯的灯泡全部瘪掉，老王再找灯泡，却一个也找不到了：保姆根据女主人的布置，把灯泡们全扔了。那儿本来就是放坏灯泡待扔弃的地方，谁记得还有好灯泡呢。

千 年

老王与一些老友聚会，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说，现在欧美正在研究用松、柏、龟、鹤等的遗传基因代换人的基因，如果成功了，人的寿命将可延长到一千岁。

A朋友说，太好了，只是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赶上这样的好事！

B朋友说，好个屁，活一千年，你烦不烦呀？你儿子烦不烦呀，你们单位的会计烦不烦呀？

C朋友说，要是都活一千年，现在王安石、苏轼还都活着呢，现在还在争论变法应该不应该，太可怕了！

D朋友说，那也不错，那我们上中文系的时候系主任是欧阳修，研究生导师是辛弃疾，你们呀，你们不到六百岁保证评不上高级职称！

E朋友说，你们怎么都这样解不开事儿呀？年龄呀寿命呀其实都是

相对的，如果大家都活一千岁，那么过一年也就和现在过一个月一样，六百岁的感觉也不过就是现在的四五十岁，一千乎一万乎一百乎五十乎，只要有个头，对于无限大来说都是近于零，其实彼此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F朋友说，我同意老E的见解，你们忘记了苏东坡的《赤壁赋》了吗？说着，他摇头摆尾地吟道：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羨乎……”

众人大惊，想不到F兄的学问这么大，什么都是倒背如流，真乃文化泰斗，埋没了也，埋没了也！

抬头老婆低头汉

冯骥才

—

这世上的事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就简单。要说复杂，有一堆现成的词儿摆在这儿，比方千形万态、千奇百怪、千头万绪、千变万化等等等等，它们还互不相干地混成一团，复不复杂？要说简单——那得听咱老祖宗的。咱老祖宗真够能耐，总共不过拿出两个字，就把世上的事掰扯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两字是：阴阳。

老祖宗说，日为阳，月为阴，天为阳，地为阴，火为阳，水为阴，男为阳，女为阴，对不对？大白天，日头使足力气晒着，热热乎乎，阳气十足，正好捋起袖子干活儿；深夜里，月光没有什么劲儿，又凉又冷，阴气袭人，只能盖上被子睡觉。日，自然是阳；月，自然是阴。至于天与地、水与火、男与女，更是阴阳分明，各有各的特性。何谓特性？阳者刚，阴者柔。然而单是阳，太刚太硬不行；单是阴，太柔太弱也不行。阴阳就得搭配一起，还要各尽其能，各司其职。比方男女结为夫妻，向例都是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养家，女人持家；男人搬重，女人弄轻……每每有陌生人敲门，一准是男人起身迎上去开门问话，哪有把老婆推在前头的？男人的天职就是保护女人，不能反过来。无论古今中外全是这样。这叫做天经地义。

可是，世上的事也有格路的、另类的、阴阳颠倒的。女为阳男为阴的，北方人对这种夫妻有个十分形象的俗称，叫做抬头老婆低头汉。

二

这对夫妻家住在平安街八号一楼那里外间房。两人同岁，都是四十五。

先说抬头老婆，姓于，在街办的一家袜子厂当办公室主任。但从来没人叫他于主任，不论袜子厂上上下下还是家门口的邻居都喊她于姐。这么叫惯了，叫久了，连管界的户籍警也说不出她的名字来。

于姐精明强干。鼓鼓一对球眼，像总开着的一对小灯亮闪闪。她身上的一切都和这精明外露的眼睛相配。四十开外的人，没一根白发，满头又黑又亮齐刷刷。嘴唇薄，说得干脆利索；手瘦硬，干活儿正得用；两条直腿走路快，骑车也快，上下车骗腿时动作像个骑兵。别小看了这个连初中也没毕业的女人家，论干活儿她才是袜子厂的一把手。凭着她勤快能干，办法多，又不惜力气，硬叫这小厂子一百来号人有吃有喝有钱看病一直挨到今天。

再说低头汉，姓龚，他可不如他老婆，不单名字——连他的“姓”也没人知道。所有熟人，包括他老婆都叫他老闷儿。

他人闷，模样也闷，好像在罐里盒里箱子里捂久了，抽抽巴巴，乌里乌涂。黑脸的人本来就看不清楚，一双小眼再藏在反光的镜片后边，很难看出他的心思。他从不张嘴大笑，不知他的嘴是大是小。虽然没听说他有什么病，但身子软绵绵，站直了也是歪的。多少年来，他一直像个小学生那样斜挎着一个长背带的黑色的人造革公文包上下班。他在大沽路那边的百货公司做会计。有人说他这样挎包是因为包里边装的全是账本，提在手里不保险，会丢，会被抢，套在身上才牢靠。他走路很慢，不会骑车，每天走路要用很多时间，他为什么不学骑车呢？不爱说话的人的道理是无法知道的。

他的脚步极轻，没有声音。这脚步就像他本人，从不打扰别人，碰上街坊最多抿嘴一笑，不像他老婆兴冲冲的步伐像咚咚敲鼓。老婆喜欢和人搭讪，喜欢主动说话，不在乎对方是不是生人，也不在乎别人什么

想法，求人帮忙时也一样，就像工厂派活儿时，一下子就交到人家手里。可是老闷儿不行，逢到必须开口求人帮忙时，嘴上就像贴了胶带。于是家里所有要和外边打交道的事就全落在老婆身上。

老婆在门外边，他在门后边；老婆与人谈判，他站在一边旁观，也绝不插嘴。可户主是他老闷儿呀。

其实不只是家外边的事，家里边的事也都摊在老婆身上。

老婆急性子，老闷儿慢性子；性急的人遇事主动抢着干。老婆能干，他不会干；能干的人遇事不放心交给别人干。这就是为什么世上的事总是往急性子和能干的人身上跑的缘故。

久而久之，这个家庭形成的分工别有风趣。老婆做饭，老闷儿洗碗；老婆登梯爬高换灯泡换保险丝，老闷儿扶梯子；老婆搬蜂窝煤，老闷儿扫煤渣，老婆还总嫌他扫不干净一把将扫帚夺过去重扫。这个家里给老闷儿只留下一件正事，就是给不识数的儿子补习数学。所以，老婆常常会对人说，我在家是两个人的“妈”。在这个老婆万能的家庭里，老闷儿常常找不到自己。从属者的位置是可悲的。这是不是老闷儿总那么闷闷不乐的根由？

于是平安街上的人家，常常可以看到这对抬头老婆低头汉几近滑稽的形象——

于姐习惯地扬着脸儿、挺着胸脯走在前边。一个在家里威风惯了的女子会不知不觉地男性化。她闪闪发光的眼睛左顾右盼，与熟人热情并大声地打招呼。老闷儿则像一个灰色的影子不声不响紧紧跟在后边，老婆不时回过头来叫一声：“你怎么也不帮我提提这篮子，多重！”

这一瞬，老闷儿恨不得有个地沟眼儿没盖盖儿，自己一下掉进去。

改变这种局面是一天夜里。老婆突然大喊大叫把老闷儿惊醒。老闷儿使劲睁开睡眼才明白，一只大蝙蝠钻进屋来，受惊蝙蝠找不到迷路便在屋里像轰炸机那样呼呼乱飞，飞不好就会撞在头上。

老婆胆子虽大，但她怕一切活物。从狗、猫、老鼠到壁虎、蟑螂、屎壳郎全怕。更怕这种吱吱尖叫、乱飞乱撞的蝙蝠。儿子叫道：“老师说，叫蝙蝠咬着就得狂犬症！”吓得老婆用被子蒙头，一手拉着儿子，光脚跳下床，拉开门夺路跑到外屋。动作慢半拍的老闷儿跟在后边也要